

加赫爾的雙曲綫体

著 泰 斯 爾 托 · A
譯 君 明 費

泥土社



Samuel Morley

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бина

А. Н. ТОЛСТО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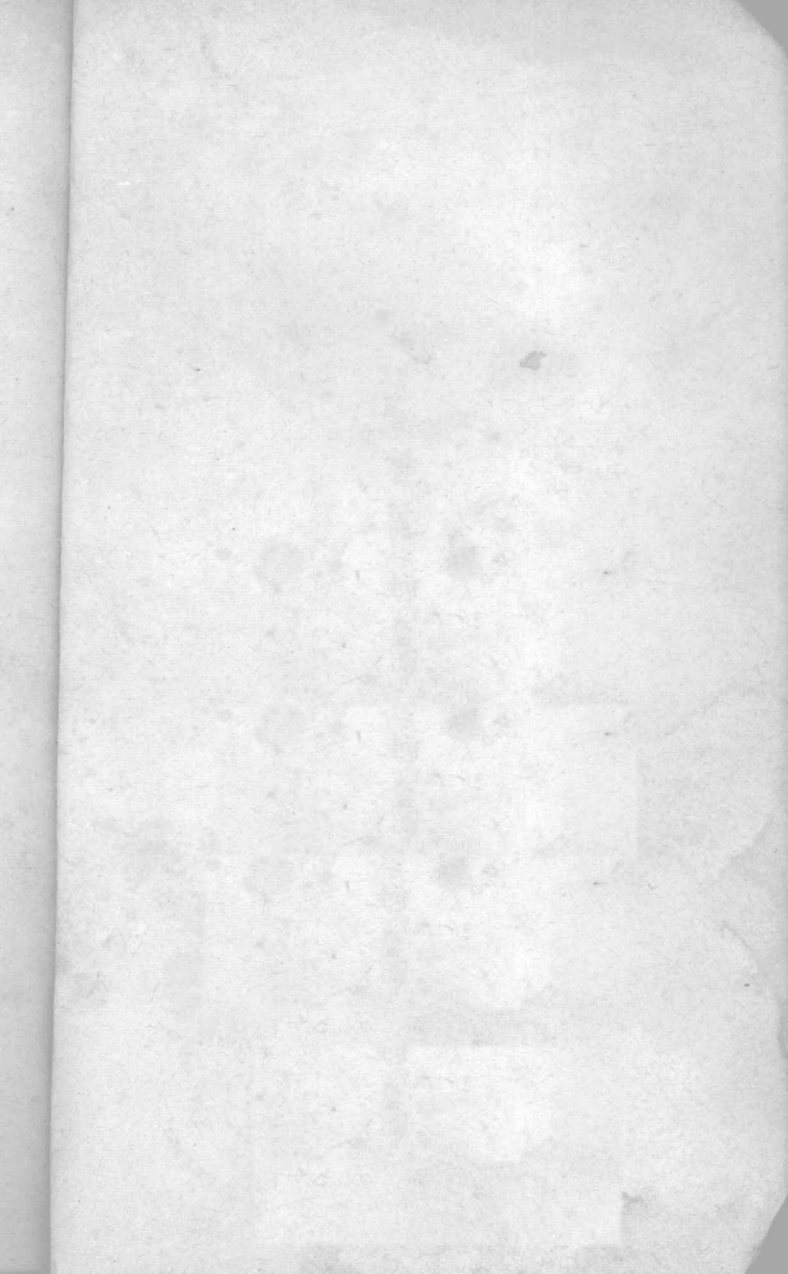


泥土社

• 上海溧陽路——五六弄——號 •

• 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

加林的雙曲線體



巴黎。

點好美味的菜、一瓶濃厚的葡萄酒、一杯名產的葡萄白蘭地；在進餐的地方，讓錯縱的食欲深深刺激着整個身軀，是不會有所不足的。

然而這一季節，却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，那些實業界的人物一到進餐的時候，就會聚集到美琪斯蒂克大飯店裏來。那兒除去法國人之外，還可能看到所有一切民族的標本。人們中間放着盆碟，正在進行商議；在交響樂旋律、開軟木塞聲音、女人吵鬧聲底渦卷中，簽訂好各種各樣契約。

高貴的大飯店大廳鋪有最豪華的絨毯。一個高身白髮的人、鬚鬚修得很整潔、生着會令人想起是古代法國英雄那樣有精力的臉龐，悠然在迴轉玻璃門的近旁徘徊。他穿着莊重的黑色禮服，絲襪，和雕花的漆皮鞋。胸前襯蕩着銀鏈條。那是經營美琪斯

蒂克大飯店的股份有限公司底忠實代表——高級守門人。那些客人在翠綠欲滴的熱帶植物的盆景蔭處進食。他站在那餐廳裏嵌着玻璃的牆壁前面，把暖熱的雙手反絞在背後。他這一瞬間，恰像是一位大學教授，正在研究聚集在植物以及這玻璃水晶宮中的寄生蟲底生活。

那些女人呢，都是出色的。年輕的，顯出她那青春和明眸——所謂是碧色的盎格羅·撒克遜式，像夜一般暗沉的南美洲式，百合色的法國式之類，各有各的魅力。那些年長的女人以化粧和服色來掩飾衰老的美，所謂是帶上了濃重的辣醬油底味覺。巴黎的時裝店，却又很清楚地懂得那一點兒心意。

是的，祇要是關於女人——大體上是太平無事的。可是，祇要是關於坐在餐廳裏的那些男人，高級守門人就不能那樣下斷語了。

壓根兒，這些矮身材、肥胖、多毛的手指上，套着嵌寶指環，臉頰發出討厭的光彩而來歷不明的人，在戰爭以後，是從什麼地方跑過來的呢？

他們從早到夜，儘是囁嚅囁嚅地喝着所有一切飲料。他們多毛的手指尖，抓出了錢、錢、錢，便在空中揮舞給人家看。他們多數是從美國來的，是從那把腿浸到膝蓋

爲止的黃金裏面走動，想以十作一特別便宜地收買這個善良的舊世界的可恨的國家，
到這裏來的。

一輛瀟灑的汽車——羅爾司·洛伊斯——毫無音息的在大飯店門廊下停住了。高級守門人趕忙跑到迴轉門那邊去。

最先跑進來的一位人物把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，臉色蒼黃、身段並不怎麼高，戴着大禮帽。他底面頰，有一半以上被掩沒在修得很短的頰髻裏面。肉分重厚的鼻孔，很大地張在前面。

他立停下來，等候那同來的女人；她在汽車一停，就和剛從門廊裏跑出去的青年說着什麼話。不多一會，她和那個青年隨便招呼一下，走進迴轉門裏來了。守門人很熟悉這個女人。她是巴黎第一個美人——有名的佐雅·蒙蘿絲。她穿着用黑貂皮鑲在領襟和衣緣上的呢質長服，戴着著名的柯爾羅商店裏出品的小氈帽。她一舉一動的儀態上，充滿了自信。她底頭髮很美。——纖細的高身，長長的頸項，稍微顯得大了一些的嘴，略略向上的鼻子。灰中帶青的她底眼睛，含有冷淡的惡意。

「不進餐嗎，羅林格？」——她問大禮帽的男人。

「不。我在進餐以前，想要和他談話。」

佐雅·蒙蘿絲現出了微笑，好像在藐視大禮帽男人底粗率的回答。那時候，剛才在汽車旁邊和佐雅·蒙蘿絲說過話的那個青年，推動門走進來了。他穿着走了樣的大衣，手裏拿着籐手杖和呢帽。他興奮的臉上，滿是雀斑。稀疏得可怕的口髭好像是假裝的。他雖然現出想要握手招呼的神色，可是羅林格却並不從大衣袋裏抽出手來。而且，格外粗鹵地說：

「賽苗諾夫君，你不是遲了十五分鐘嗎？」

「因爲一下子抽不出身子……還不是爲了……我們底工作……真是……對不起得很……全都進行得很順利……他們已經同意了……明天，可能動身到華沙去……。」

「你，說出整個大飯店都可以聽到的那種聲音，會給攆出去的！」羅林格用充血

① Rolls-Royce 汽車名稱，係 C. S. Rolls 和 F. H. Royce 合營的汽車公司所製，極豪華

華名貴。在歐、美各國，多爲國家元首及大富豪所乘用。

的眼睛瞪住了他，生氣地說。

「實在很抱歉——我低聲的說就是了……華沙方面已經完全準備好了。無論是旅行證明書、衣服、武器，以及所有一切……他們計劃在四月一日衝破國界……。」

「我和蒙蘿絲小姐現在要進餐了，」——羅林格說：「你去告訴他們，說我今天在五點鐘以後要見一見。假使他們要捉弄我——當心抓到警察局去，你去好好地告訴他們……。」

黎明。在克萊斯特河①岸上的划技學校埠頭附近，有一艘雙槳的小艇划將過來，靠停了。

從那小艇裏跑上兩個人來。他們就站在水邊，短促的說了一些什麼話。說話的祇有一個——傲慢地用指示什麼事情的口吻。另外一個眺望着河水瀾漫的沉靜而又黑暗的河面。

克萊斯特島密林的那面，在夜幕中透出了春的曉光。

那以後，兩個人又走近小艇那邊。該是火柴的光芒罷，照出了兩個人底臉龐。他們從小艇底裏，拿出鑰匙一般的東西。儘是默不作聲的那個男人拿着它，在森林裏消失了影子。說過話的那個男人跳進小艇，逕自離開河岸去了。划動扳槳的人影，在水上留下線影消失在對岸的陰處。微波粼粼地洗滌着埠頭。

① 克萊斯特河，在列寧格勒港外附近的克萊斯特島和列寧格勒之間。（原譯註）

那一晚，是硬漢塔拉秀金當俱樂部值班。

他是一個不願以貪睡而消磨晚春底短促時間的青年。塔拉秀金走到河岸上，抱住膝踝，看着夢也似地流動的河面。

他在夜的沉靜中思索。——在這兩年之中，那些討厭的莫斯科傢伙不過在水潭一般的莫斯科河上，和水蛙一起練習了一下小艇，真正的水性還不會知道，却在比賽中勝過了划技學校。那是他生氣的原因。這全然是難以忍受的。

然而，敗北是勝利的基礎，那是運動家知道的事情。那是不會錯的，水藻和濕樹的氣息猛烈地發散着的春曉，從塔拉秀金底身體裏，喚醒了在六月大比賽之前從事猛力練習所必需的精力。

塔拉秀金呆呆地坐在河岸上，雖然眼看着雙槳短艇悄悄地划了過來，接着又毫無音息地離開，可是他對所有一切事情，是一個極端冷淡的漢子。不過在這當兒，他對某一件事情感到了奇怪——那是：站在岸上的兩個男人，宛如並放着的兩把划槳。兩個人底身段相同，也穿着同樣稱身的大衣。深深地戴着的呢帽既是同樣的品質，而尖形的顎鬚也是同型的。

可是，那結果怎樣呢？非常相似的人，無論是夜間一起在陸地上走動，或是趁船在水上划行，蘇維埃共和國是並不禁止的。靠近划技學校森林中的那幢破窗半壞的小別墅裏，如果那一天早晨不發生什麼奇怪的案件時，那麼，塔拉秀金該會把那個尖型額鬚的男子，就此忘記掉的。

四

畜生，究竟打什麼時候起，會把俄羅斯認爲是陸軍國的？諸君祇要翻開蘇維埃聯邦的地圖看一下就行了。國界的三分之二，不是正給海水洗滌着嗎？那還是——把所有的河流和湖水放在計算之外的。

所謂俄羅斯在二百年前方始有了軍艦，真是怪話。雖然如此，還惹紅毛的修道僧菲里卡站在說教台上，長時期地詛咒着它呢。

受到菲里卡司祭詛咒的俄羅斯軍艦，連造三次，三次都給毀了。商船隊和這個廣大的國土來比，是極其貧弱的。這種商船隊，沒有把幾十億普特①的小麥、鑛產、原料、幾百萬石木材——俄羅斯底那一類富源加以搬運的能力。實際上，是應該有幾萬大船在海洋和河流上來往的。

對於在說教台上——說着：我們修道院是不應該建造船舶之類的；說着：我們不懂航海的事務；說着：我們是穿着農民靴子走路的國民，船呀什麼是沒有必要的，即

使沒有船呀什麼，也能在陸地上生活。——那樣地曬着的菲里卡司祭底顎鬚上，真應該吐上唾沫。

俄羅斯人必須盡可能熟練波浪、讓新鮮的風吹洗他底靈魂。這所謂風和海、廣闊的大洋、複雜的生活、和平地與全人類交往的偉大的使命——才能代替那穿着農民靴子，毫無精神地走上兩三里路途的時代，而且這是應該到來的未來。

○ Ilyr 車量名稱。相等於四○磅。